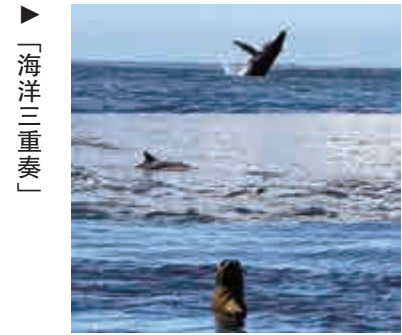


海洋三重奏一生一次

告別了可愛的海豹們，從塔斯曼海上往回走時，原本在一路拍攝各種各樣海鳥的我無意瞥見了一個龐大的身影，待我定睛細看後，立刻激動地叫全船的人向右前方望去，那是一頭正從海中跳起一邊噴水一邊翻身的座頭鯨！當大家都紛紛驚嘆拿出手機拍這頭巨大萌物時，更罕見的一幕發生了，眼前突然出現了十幾隻海豚爭先恐後地跳躍着經過了座頭鯨的身邊，成群結隊地向遠方遊去。再加上船的一側還有幾隻慵懶的海豹悠閒地躺在水中休息，真是好一場和諧、熱鬧的完美海洋三重奏啊！

就連天天在海上帶隊的Damod都連聲感慨我們有多幸運，因為很



「海洋三重奏」

多人一生都不一定能看到一次這樣只有BBC紀錄片中才會出現的場景。這次行程也毫無疑問成了這次塔州行，甚至是人生中最難忘的經歷之一。同時，也更加強了我愛護海洋的信念，希望讓更多人能看到這麼美好的畫面。

從碼頭回到營地已是黃昏，這時可以去白沙灘上散步與休息，開一瓶啤酒在夕陽下看浪花纏綿。待全日的疲憊一掃而空，回帳篷裏就能一夜好眠。躺在星空下，能聽到帳篷外不時有小動物經過的可愛腳步聲，是真正的「以天為蓋地為廬」的狀態。從未想過，我人生中的首次露營竟然是在一座國家公園。

離開塔斯曼國家公園，我和朋友一路向西踏上了去搖籃山國家公園(Cradle Mountain National Park)的旅程，此行塔斯曼尼亞的第二站露營地點。

(七)

樂活

潘 少

逢周一見報

「此疫時」讀「彼疫時」

疫情當前，在家辦公，省去了返工路途的勞頓，自然就多了讀書的時間。雖然安坐家中，但信息爆炸之下，疫情的新聞依然撲面而來，就選了一本《血疫》(The Hot Zone)來讀。在「此疫時」讀「彼疫時」，或許會更感同身受。

書中的主角是伊波拉病毒，故事發生在一九六七年的非洲到一九九三年的美國之間，無論時間與空間，都與今天的我有一定距離，但在作者的描述之下，這種恐怖的病毒彷彿就在身邊，或許真的是環境所致，這本書給了我難得的「超越感官」的體驗——

隨着作者的文字，我彷彿身處非洲某個小診所的病房，伊波拉如旋風般收割生命，只留下牆壁上駭人的血跡……而筆鋒一轉，我又被帶到了美國，隨着生物專家的視角，來到戒備最森嚴的P4生物實驗室中，她面前是一隻因伊波拉病毒而死的猴屍，她身穿最高等級的防護服，用鋒利的手術刀劃開猴子的腹部，伸手進去檢查猴子的肝臟，不

是預想中的滑膩，而是硬實而粗糙……眼中看着文字，手指彷彿有了觸覺。「通感」之下，死亡的威脅彷彿就在指尖，轉念一想，無論是書中，還是現在，那些直接面對病毒的醫護人員、科研人員才是真正的勇士，他們在沒有槍林彈雨卻一樣性命攸關、沒有千軍萬馬卻一樣驚心動魄的戰場上，無懼無畏，為全人類而戰。

人類是不幸的，在病毒面前，人類脆弱卻又視之如珍寶的生命，不知會在何時，也不知會以何種方式被突然終結。但人類又是幸運的，總是有那麼一群真正的英雄，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，為這個族群的延續避免了一次又一次滅頂之災。

對於英雄，需要讚美。

對於自然，則需要敬畏。

大川集

利 貞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停課不停學

網上近日流傳段子：「一場疫情，醫護都成了戰士，老師都成了主播，只有孩子們依然是神獸」。非常時期，全國大、中、小學都延期開學。老同學在微信發帖，說快被家裏的「神獸」逼瘋了。

為了「停課不停學」，多地發出通知，從三月起讓老師錄播或直播課程內容，以便學生接受線上教育。其實，某些學校二月就開始了線上教學的嘗試，但效果不盡如人意。技術跟不上，平台不穩定大約是意料中事，所謂高科技就是出錯率高的科技。老師網絡授課經驗不足，感到教學效果不好者也不少。還有人擔憂學生不在老師眼皮底下，上課更容易開小差，用電腦上課也會成為玩遊戲的藉口。

我不由想起任教的美國大學幾年前的一場爭論。校長是醫學博士、工商管理碩士出身，凡事講效率、收益。他希望推廣遠程線上教學，結果遭到強烈反對。同事們抗議的理由與上面提到的大同小異。不過因為我們是強調教學質量的文理學院，他們更有底氣提出師生課堂互動，學生互相學習，教學相長，共同進步是我們的「核心競爭力」，不能自砸招牌。校長不得不收回成命。

然而學校幾時開學還說不準。學生無書可讀，受教育權會受損。像中山大學中文系那樣拒絕網絡授課，鼓勵學生多讀多思，自覺完成功課聽起來很美。但中小學生是否有足夠的自律與獨立思考能力？家長能否勝任老師的工作？網絡教學絕不能替代課堂教學。但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情況下，這種形式能給低齡學生建立日常規律，幫他們培養每天學習的習慣，也讓人不堪其擾的家長有稍獲喘息的機會。

墟里

葉 歌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這個年齡的感受

不知不覺，來到高齡。

酒席上，人人等我先起筷。上菜後，大家把轉盤上的菜轉到我面前，這是敬老，我也不客氣。

看電視上的競賽節目，參賽者說他六十歲了，全場嘩然。鏡頭到處，都是二十來歲的年輕面孔，六十當然很老。記得初出來教書，一間新校：同事都是師範剛畢業，一位女同事二十八歲，大家已覺她老。

一位九十歲的前輩，每次演講都用「年方九十」引大家發笑，我小他幾歲，不接受拿年齡賺取寬容或掌聲。我提醒自己，要故意不提。講得好不好，唱得妙不妙，年齡因素都別計算在內。

我開始明白，一位比我大二十歲的長者，當年過馬路時不要我扶

，因為當時他腳步仍穩健。如今我也一樣。

年紀大了，未來的日子確有限，一百歲是一關，朋友中超過一百的都走了，即使百歲宴時仍腰背挺直，笑容燦爛。到了我這年紀會不會怕死？原來已經從怕變成不怕，因為「危在旦夕」慣了也就不覺得怎麼樣。反正人人都要走這條路，又不是特別對我苛刻。

因此脾氣變得好了，都快走了，何必認真？

南牆集

阿 濃

m.facebook.com/A.Nong.cps

逢周一、四見報

三角梅

村「插隊」，好不容易返鄉卻因失去升學的機會，只能做一名日夜守護在流水線上的女工。但她不甘於命運的安排，在工餘如飢似渴地偷偷閱讀，聶魯達、惠特曼，這些中外古今優秀的詩人，喚醒了她潛藏於心靈深處的詩情，讓她在寂寞無望中把寫詩作為人生的目標和理想，並努力地讓這種力量煥發出無限生機，最終在新時代的黎明降臨時開始了新的生活。

我也曾在鼓浪嶼上找尋過她的足跡。打聽舒婷的家，島上的居民都會自豪地為你指路。不知是不是巧合，那也是在一個春天，沿途的街巷，牆壁上開滿了三角梅，彷彿在熱烈地歡迎着每一個來鼓浪嶼駐足的朋友。我暗暗思忖：這島上的蕨蔴草木、琴聲濤聲，以及開埠百年的滄桑，都在不知不覺中成為藝術的養分，滋養了舒婷創作的時光。所以，舒婷的詩，

在雋麗清新之中，始終有一種流淌的奔放厚重，讓人在不同的時代，都能感受到那一份獨具女性特色的家國情懷。

也真是巧，昨天是國際婦女節。在女詩人的字裏行間，看那平凡又堅韌的三角梅在綻放，心裏已然增添一份溫暖、一分力量。

負喧集

趙 陽

jackeyzhao2018@g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談一場七天的戀愛

說到底又是已知或可預測的體驗和經驗。而從人類漫長的歷史歲月看，絕大多數「陪伴」確實是女性完成的。也或許，設計者認為現代女性內心強大，能夠自行化解情感孤單。就像那些內功高明的俠客，偷偷把酒從手指尖逼到體外，談笑風生，千杯不醉。古龍小說裏有位「風四娘」，便是消化孤寂的高手。

虛擬戀人既是人工定製，一來到身邊，就具備了「男友」的所有愛情想像，治愈力自然是超強的。又因為「她」是定製的，對「男友」而言，人格完全透明，好比一輪沒有陰影的月亮，皎潔灑地。不過，愛情是百依百順，抑或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透明嗎？答案恐非斷然。

世上沒有抽象的情感，正如沒有抽象

的人性。AI陪伴機器人的探索方向，除了戀人，還有小孩、老人情感照料。有個朋友說，孩子生下來時，只是一塊肉，養着養着有了感情。我很認同。

人的情感不是結果，而是過程。人與人相處，就像小王子和狐狸，互相馴化而已。任何預先馴服的東西，無論它多麼像人，多麼知己，也只是工具。而工具，無法填補內心的空虛。

那麼，和虛擬人談一場戀愛，七天只多不少。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疫情下文娛界無以為繼？

新冠肺炎疫情持續，各行各業都深受打擊，以往熱鬧非凡的影視業，也出現了降溫。春節檔電影撤檔、劇組停工、「手停口停」的聲音此起彼伏，一切彷彿都陷入了無以為繼的境地。

香港演藝界一眾歌手，諸如劉德華、張學友、謝霆鋒，都分別以歌聲傳遞正能量，用歌聲為前線醫護打氣。這令筆者想到，猛烈的疫情殘酷無情，但這同時也是一個值得被記錄的時代，各行各業都湧現出了一大批「逆行者」，他們雖是平凡人，卻有感人的人事跡，恰恰能成為最佳的劇本創作素材。

內地導演賈樟柯上月下旬攜紀錄片《一直游到海水變藍》出席柏林電影節，希

望全世界都能看到疫情影響下中國電影人之面貌，談及疫情對業界影響時他表示，創作者可以在家拿起筆構思新作品，「相對來說也給了我們停下來，安靜地去思考社會、思考人的契機。」

疫情肆虐，觀眾的觀影空間從電影院回到家，反而催生了電視劇的高收視率，香港無線電視最近播出的《大醬園》、《慶餘年》收穫高收視，都印證了這點。故而，如何基於公仔箱進行創作，以及努力催生更多觀影「雲平台」，也應該引起業內思考。內地電影《囡媽》撤出影院春節檔後，改於大年初一在網絡平台免費播放，為待在家的觀眾送上了「意外之喜」。

非常時期，戲劇界又當如何？筆者前

「疫」境自強

粵語頗多同音字，初學者有時難免混淆。近年來，媒體往往以同音字來另闢新意，語帶雙關，尤其能夠營造有趣意思。例如去年底荷里活電影《舊年聖誕好戀愛》，當中「好戀愛」既是戀情降臨，亦寓意愛情胡亂紛擾，令觀眾未進電影院前已感歡快。

我們在這期間最常接觸的詞語，可能就是疫情、疫症。疫與逆在粵語發音中是同音字，近來卻互相關連，可堪玩味。本來我們一般會說「逆境自強」，但近來若寫成「疫境自強」，好像也並不為錯。從來文字的演變，與時代發展不無關係。

在這「疫境」當中，香港市民最深感

受大概都與口罩有關。因為我太太是醫護人員，故此我家長期都有保存一些醫療用品，以便不時之需；另一方面，正值流感季節，兒子平常上學亦需要帶備口罩。新冠肺炎爆發初期，我家的口罩都有一定存貨。然而，疫情發展愈發厲害，市面所有防疫用品愈發緊張，再加上一些別有用心者散播謠言，導致市民出現恐慌心態，一窩蜂搶購物資，人心惶惶。

除了我的一家三口，還有我年邁母親及外傭都同樣需要口罩。眼見家裏的存貨日漸減少，我也像其他市民般需要四處張羅口罩。然而，我實在沒辦法像他人般凌晨時分出外排隊，在互聯網預購亦總是撲空

，故此唯有拜託周邊朋友尋找訂購門路。

早些時候，某間口罩批發商在粉嶺廠房「開倉」，即是將大批口罩推出零售，但是市民要自行排隊輪候。我在當天上午得知消息時，據悉已有逾千人在排隊，而我家住將軍澳，老遠趕去粉嶺會否撲空？我有一位家住上水的老朋友，得知消息後即時趕去粉嶺為我排隊，三個多小時後終於成功買到兩盒口罩。我既感激他雪中送炭，亦深深感受到「疫境」不單要自強，更要互相幫忙。

文藝中年

輕 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蒙古國送羊

成檢疫，便可分發往各地。

老同學說蒙古人數羊並非一隻隻地數，無精確數字，而是按圈來數，每一圈羊大約是五百多隻，送三萬隻羊最終歸結為送多少圈羊。他更引用草原上成吉思汗時代的一句諺語：「災荒之年能給你送肉吃的不一定是富人，但肯定是安達（蒙語：哥們兒、朋友的意思）。」他說蒙古國送羊是在送愛心，很實在！

紅塵記事

慕 秋

wusieyikwa@yahoo.com.hk

逢周一、二見報